

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对与错

张媛

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散文，总觉得他在用最朴素的语言，轻轻揭开生命里那些藏不住的伤痛。很多很多时候，我们犯了错却浑然不觉，只有等岁月走远，我们慢慢长大，等历史的车轮碾过回忆的痕迹，才突然惊觉当初的偏差。可仔细想想，那又何尝不是年轻生命的必经之路？那是注定要走的弯路啊！错得那样整齐，又那样无奈。

记得高中第一次读《我与地坛》，真的没读出太多滋味，甚至没觉得这篇文章有多动人，直到如今再翻起，字里行间的重量才突然压到心上。我仿佛看见史铁生藏在树林的阴影里，看着母亲在地坛焦急地四处打听、频频张望，他却故意一言不发。那时的他，大概没料到母亲去世后，这份沉默会变成心口化不开的悔恨。他错了，错在沉浸于自身残疾的痛苦，却没看见母亲藏在眼底的、比他深一万倍的疼。可即便能

回到过去，回到他还没走出迷茫、没想通人生的时刻，他或许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——有些错，是特定时光里躲不开的困境。

我们其实都一样，当下的情、当下的景、当下的心境，再加上周遭的时代，像一张细密的网，把我们的灵魂困在信息的茧房里，冲不破，也看不透，只能在懵懂里被命运推着向前，在不知不觉中做错许多事。直到某天，或许是灵魂突然觉醒，或许是时代悄然变迁，再以旁观者的身份回望过去，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当时是这样。可我们不是神仙，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，也没有时光倒流的机器，只能揣着或惴惴不安、或安稳平和、或满怀期待的心情，一步步走向未知的命运。

史铁生在文中提到自己的成分问题，爷爷是地主，30多岁便离世，奶奶一个人苦熬几十年，把儿女一个个拉扯大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一家人总是活得战战兢兢。

奶奶不停劳作，像是要靠双手洗刷地主的罪孽，想为家人为自己争一点安稳。让史铁生最后悔的，是奶奶努力扫盲时，想让他念报纸，他却冷言反问：“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？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，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？”我能想象到当时奶奶眼里的愧疚——她没责备孙子，只觉得是自己的问题给家人添了麻烦。可奶奶有什么错呢？她老实劳动、积极学习，凭一己之力撑起一个家，却要在时代的偏见里低头。那个年代，有多少像奶奶一样的人？他们一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却要被挤兑、遭白眼，甚至承受莫须有的罪名。而那些肆意辱骂、欺凌他们的人，又真的是对的吗？如今再回望，只剩一声叹息。

妈妈也曾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她小时候见过批斗会，被批斗的是个被说成“搞破鞋”的妇女。那时妈妈不懂，拉着姥姥问：

“她的鞋没有破啊？”姥姥慌忙制止，不肯多讲。后来班里有个同学，她的妈妈因为丈夫去世后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却没结婚，也被人贴上“搞破鞋”的标签，同学在学校里天天被欺负，没人愿意跟她玩，只有妈妈还陪着她。多年后同学聚会，那位同学说，谁都不想见，只想见妈妈。

现在感情的事儿早已不是禁忌话题，人们的观念也变了很多。试婚、婚前同居不再是见不得人的事，反而被更多人理解——毕竟爱情的滤镜会遮住缺点，柴米油盐的日常才能真正磨合两个人。我不反对婚前同居，只要是以结婚为目的认真恋爱，这其实是对自己、对未来家庭的负责。可再想起那个被批斗的妇女，她真的罪该至此吗？不过是遵循内心选择了感情，却要在时代的偏见里承受不该有的伤害。

这让我忍不住疑惑：什么是对？什么

是错？我们现在认定的对，多年后再看，真的还是对的吗？我们现在否定的错，放到当时的情境里，就一定不可原谅吗？对与错从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定论，而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回音。年轻时读不懂《我与地坛》里的沉默，后来才明白那沉默里藏着两代人的疼，曾经以为天经地义的批判，如今再看不过是时代蒙尘的偏见，就连当下笃信的真理，或许在未来某一天回望，也会生出新的注解。

史铁生在文字里与过去和解，我们也在回望中慢慢清醒。不必纠结于此刻的判断是否永恒，就像地坛的草木年复一年生长，重要的是带着这份思考往前走——带着对过往的体谅、对当下的清醒、对未来的坦诚，在每一个此刻里，尽量活得明白、活得真诚。毕竟，所有的回望，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向前。



我的月亮

史迎凤

你站在中央，
遗世独立，清新明亮，
犹如夜色下的兰，从容绽放，
以爱的眼眸，以淡到极致的美，
款步舒缓，来赴一场传说中的千里邀约。

月亮或是所有人的想往，
懂得顺应，守护一方，
绵柔而坚毅，不试图攫取，
也并未负欠，宁静的日子，
恪守一份属于自己的距离。

沿着时空的长廊，
唏嘘岁月的悠长，
承载万年的光阴，
沐浴张若虚的月华，
一轮圆月，探过我的案头，
那个瞬间，月亮与生命开始了对话，
关乎诗和远方，家国和畅想……



人生如柿

柳静



古诗曾有云：“隔岸人家西日外，数株红柿压疏篱。”

万物凋零的季节，唯有柿子树红透天下，温暖了初冬，甜蜜了生活。尤其是经历了寒霜的洗礼，熟透了的柿子，缀满枝头，远远望去，像一盏盏红彤彤的小灯笼，饱满、晶莹剔透，煞是令人垂涎欲滴。

柿子树，在北方地区栽培较多，多用于结果实，成熟季节在霜降时节前后，果实像个红宝石般晶莹剔透，形状较多，有球形的、扁圆的、近似锥形的、方形的，不同的品种颜色从浅桔黄色到深桔红色不等。

新鲜摘下来的柿子，吃起来也是非常可口，清爽无比，香甜糯软，用手指一掐，有的柿子汁液就能迫

不及待地流出来，若是用吸管扎破薄薄的柿子皮，直接把柿子汁液吸入口中，那简直是爽到家了，醇香厚重、甜滋滋的味道，流溢于唇齿之间，芳香四溢，令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。

怪不得北宋诗人张仲殊称赞柿子“味过华林芳蒂，色兼阳井沈朱，轻匀绛蜡里团酥，不比人间甘露。”

柿子，脱涩吃脆酥利口，烘吃汁多甘甜，晒制的柿饼，甜度大、纤维少、质地软、吃起来香甜可口，使人有食后复思的欲感。将柿饼放在冷水中搅拌，能化成柿浆，可和蜂蜜媲美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记得前几年，我经常上火，又不能吃太多的药品。家人就买来了一

大布袋的山货——柿子。刚刚买来的时候，硬邦邦的，色泽晦暗，吃起来涩舌头，难以下咽。放在阳台上，需要晾晒一段时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净化，柿子慢慢地变软了，色泽变得通透了，像橙色的水晶一样，散发着光亮，非常喜人。

拿来一枚，剥开外皮，吸溜一口，天哪，那些生涩的味道，已经全无。反而是甜甜的汁液流入嘴中，充满了整个口腔。每天吃一个大大的柿子，内心便会心满意足。

但是，柿子是寒性食物，不宜多吃，也不能和酸奶、土豆等食物同食，否则会引起腹胀。

这不由得让我想到，柿子恰似人的一生。初挂枝头时，是青涩的

模样，咬一口便涩得令人皱眉，一如我们年少时的懵懂莽撞，带着未历世事的生涩与棱角。而后沐风栉雨，在时光里慢慢沉淀，褪去尖锐的涩味，酝酿出温润的甜意，就像人在岁月中打磨成长，洗去浮躁，渐显从容。

待到霜降过后，寒霜为墨，染透柿皮，那甜便愈发醇厚绵长，沉甸甸地坠在枝头，每一寸甜糯里都藏着经风历霜的坚韧，是经了风、见了霜才得来的底气。最后在某个冬日的暖阳里，悄然落地，沉淀下的智慧与厚重，完成了它一生的圆满。

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所有的殷殷等待都有意义，所有硕果累累的美好都需要时间。

暖心的一幕

吕秀玉

下课铃声一响，一年级教室就炸了锅。就像麻雀窝里突然闯进来一只小老鼠，跑的跳的、喊的叫的、吵的闹的……6个班的孩子涌动起来，不宽的走廊瞬间变成“小人国”闹市。

教室内外，200多张小嘴巴叽叽喳喳，200多只“小麻雀”飞来荡去，整层教学楼都沸腾了：拿着水瓶跑去接水的、着急忙慌去卫生间的、玩跳房子游戏的……永远过剩的精力被一张小书桌、一把小椅子禁锢了40分钟，这对他们来说已足够漫长。此刻的他们太需要宣泄释放，在这短暂的课间，他们要做的就一件事——嗨起来！嬉笑打闹还嫌不过瘾，干脆学小猴子在地上撒泼打个滚，痛快！

童年，就是这样无拘无束！哦！刚刚离开快乐的幼儿园，告别不知愁滋味的幼年，就背起小书包跨进了小学的大门。幼小衔接的一年级，天真懵懂的6岁，沉甸甸的书包不光装满了课本，还有太多的规矩……童年，一切来得就是这样猝不及防。

一年级的班主任全是年轻漂亮的美女，让人眼花缭乱免不了张冠李

戴，只有四班的陈老师是个例外。高大帅气的陈老师温和亲切，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与耐力，深得孩子们的喜爱。

只要走出办公室，陈老师就会被一群“小麻雀”包围：“老师，我作业本忘带了。”“老师，他拿我橡皮不还我！”“老师，他扔我铅笔，还推我！”老师……老师……老师……孩子们信赖他，“告状”的从不间断，耳边小嘴巴的吵嚷此起彼伏。陈老师的日常总有调解不完的“纠纷”、断不完的“官司”，可从没见过他有过一丝的烦躁。

不光要管理四班这40来个活泼调皮的“小神兽”，陈老师还有繁忙的教学任务。不禁让人纳闷：一个大小伙子每天这日子是怎么过的？

6岁孩子的专注力和自控能力是有限的，好动是他们的天性。不光嘴巴，还有手脚和身体。无法自控地窃窃私语，手里总有把玩不够的小物件……课堂上既要拢住孩子们的注意力，维持良好的课堂秩序，保证孩子们的学习环境，还要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，引导孩子们学东西，还真不

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

在北京景山学校京西实验学校，即便下了课，一年级的老师们也依然守在教室。孩子们要放纵地疯一会儿，安全是个大问题。陈老师也不例外，坐在讲台那把与身体极不匹配的小椅子上“镇宅”。“小神兽”们自然不会放过他，扑上来把他围个水泄不通，拉住衣角，摇动胳膊，争先恐后地七嘴八舌，陈老师语调温柔，微笑着一一回应。

一天课间，陈老师破例没在教室，走廊边和几个孩子围在一起，只见他尽量俯下身子、低下头，才能勉强够得着和孩子们交流。原来墙上贴着一张一年级识字棋盘图片，师生们饶有兴致地在玩识字游戏。陈老师不说话，只是伸出不同的手指，快速指向图片上不同的位置。学生们也不说话，但完全懂得老师的意思，同样伸出小手指准确地用手语回应。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，不用语言，一指一点之间，大手和小手优美的手语，表达了所有的心领神会，成为无声的规则和最美的语言……

整个课间，就这样你来我往，陈

老师乐此不疲，孩子们兴致高涨。输赢对错无需评判，心有灵犀的学生们自主判定，然后轮番上场与老师展开对决，师生专注而投入的神情，让时间凝固。这一刻，对他们来说，身边的喧闹嘈杂充耳不闻，世界仿佛为他们按下了静音键，唯有这场游戏才是他们彼此的全部。

叮铃铃！上课铃响起，游戏自动终止，师生们眼神对视，会心一笑，“小麻雀”呼啦啦飞进教室，迅速坐回座位上课。赶上陈老师没课的时候，偶尔会在走廊巡视一圈儿，发现四班的课堂越来越安静……

是的，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，每天都有新的变化。终有一天，这些雏燕会变成雄鹰，他们将从这座筑在半山腰的“鸟巢”起飞，展翅翱翔广阔的天空。到那时，他们是否还记得童年这场无声的游戏？是否还记得托举他们起飞的那双大手？是否还会记得这暖心的一幕？

教育，从来都不是说教。陪伴、引导、春风化雨，润物细无声的静心守护，或许才是教育本真的模样。



麻雀

张新民

立冬的那天早晨，我骑着电动车去陇驾庄大集，朝阳已在东边升起，昨夜的月亮却还不肯隐去。它是要和朝阳拍拖出日月同辉的诗境来吗？可霎时间一群麻雀从眼前掠过，转移了我的视线。

麻雀像人一样爱群居，喜欢逐村而居，人还能旅游迁徙，麻雀一旦定居下来就永远定居下来了，它们是一群没有远方和诗意的留鸟，飞行虽靠翅膀，但飞不高也飞不远。一口气也就飞到树上，屋上，换口气也就从张家飞到李家，从前院再飞到后院，像一群打劫的“盗贼”，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如果村庄里人气不旺，那这里可就是它们的村庄了。

麻雀的翅膀没有后劲，飞累了就收起翅膀，落在电线上、树上、草垛上，落在一切能落脚的地方开会，相互交头接耳，七嘴八舌、叽叽喳喳，你一言它一语，都不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。大概无非是东山坡上草籽多，西洼地里谷粒落，人类不好惹，混日子难，也就这些吧。身居乡村，儿女们在外工作，我常常一整天在家看书，而麻雀的聒噪，却经常塞满了我的耳朵。早晨躺在床上，不用睁眼，单凭麻雀的嘈杂碎语和声音高低，就能知道天气阴晴，麻雀在窗外欢叫着，就意味着天气晴朗。在我眼里，麻雀仿佛有着与人一样的喜怒哀乐，探窗望去，它们在地上蹦

蹦蹦跳跳，成群结伴，仿若两军交战一般，不过它们可不是在厮杀，而是在觅食。倘若有人靠近它们，便会呼啦一声飞起。一会儿，在不远的树枝上、房脊上，又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这些鸟儿非常警觉，一身褐色羽毛，一张小巧玲珑的面庞，一双黑溜溜的眼睛，密切注视着你。它们知道自己的身价，靠集体的力量，群居协作，忙乱中又有秩序，平凡中又不自卑，只做自己能做之事，真实地，现实地活出了自己。它们活泼喧闹、自由自在，对生活总是那么不知疲倦，有时候，我不动声色地坐在窗前的转椅上观察它们，温暖的阳光照着我也照着它们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开始喜欢上了这群小精灵，看着它们每天辛辛苦苦，淡泊名利，没有勾心斗角，也没有虚情假意，在这不太优越的北方秋草和树林里执着的守候，有的只是每天的雀跃和快活。现在，随着环境的变化，感觉麻雀越来越少了，尤其是农村住房条件的改善，更意味着麻雀生存环境的丧失，还有农药的喷洒对麻雀来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不过，住在乡村的我每天还能够从窗台上看到麻雀，它们也会隔着玻璃看着我，当然它们看不见我，但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眼睛，它们的眼睛里有对生活的坚持，也有对生活的茫然和无奈……